

### 继施特劳斯与“中国钢琴之乡”成功“牵手”后

# 这一回，王开老凤祥也要去德清

■本报记者 于量 杭州日报记者 张骥鸿

继今年9月上海与浙江省德清县34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两地品牌合作再度深化。今日，德清又将有一批企业“组团”来到上海，届时包括浙江欧诗漫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在内的6家德清企业，将与上海老凤祥旅游产品有限公司等6家上海老字号企业牵手，开启老品牌合作新航程。

今年10月8日，“跨省合资合营”的上海施特劳斯钢琴有限公司成立，由浙江德清的乐韵钢琴有限公司与上海钢琴有限公司合作，公司位于上海市金山区。德清舍镇是“中国钢琴之乡”，全国七分之一的钢琴产自这里，去年钢琴产值超5亿元，施特劳斯则是上海钢琴的老品牌，双方已拿出了最好的技术和资源，设计并试生产出新的施特劳斯钢琴。

就在品牌重塑的过程中，上海施特劳斯钢琴有限公司试生产的新钢琴已经悄然进入杭州、上海等地，在各种会议场合进行表演和演奏，接受市场考验。预计明年2月，首批产品会正式投放市场。

与施特劳斯成功牵手后，德清企业此番再度来沪寻求合作又有哪些亮点？据悉，即将签订战略合作意向协议的浙江欧诗漫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老

凤祥旅游产品有限公司，未来将在珍珠首饰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尤其在珍珠首饰类产品的设计开发、产品供应、产品销售等方面形成紧密合作关系，以此提升双方品牌效应，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欧诗漫将充分发挥珍珠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珍珠深加工等优势，老凤祥将充分发挥百年老字号的品牌优势以及销售网络的优势，合作共赢。”欧诗漫方面的负责人杨安全告诉记者。2017年，凭借珍珠养殖和珍珠深加工技术，德清淡水珍珠传统养殖与利用系统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另一对合作伙伴，德清武康康华照相馆和上海王开摄影有限公司，也非常期待彼此

牵手。德清武康康华照相馆负责人倪文森告诉记者，未来双方将在品牌共建、摄影资源互通、人才交流等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或是引进王开摄影的品牌，或是合力举办摄影沙龙及文化交流活动，王开摄影的优秀摄影师还可以定期来德清驻点指导，提升合作品牌的影响力和美誉度。”

德清县委副书记张林华表示，此次黄浦德清两地政协建立跨区域主题会商机制，并聚焦德清企业对接上海老字号品牌合作，旨在围绕两地产业融合、品牌交流、资源互通等方面，积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为上海老字号振兴、德清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等提供“智力支持”。

### 苏州邀约上海田子坊：美术馆跨省联手共打造江南文化



苏州美术馆分馆位于上海田子坊艺术中心二楼。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孔令君

12月7日，苏州美术馆分馆在上海田子坊艺术中心二楼开馆。

近年来，记者常听到“长三角人”相约，一同乘高铁去南京看演唱会，又或者一同去上海看美术馆，还有去绍兴看戏的。对文艺青年而言，长三角每有重磅级演出或者展览，时间、距离都不是问题。未来，大家看展看戏更方便了。

长三角美术馆早有联动。早在2007年11月，侯北人美术馆、刘海粟美术馆、宁波美术馆等单位联合发起“长三角美术馆协作机制”，旨在让大馆小馆联手，让美术生态活起来。不过，实实在在在跨省开个分馆，苏州美术馆先行一步。

说是“跨省分馆”，但隔阂远没有字面上那么大。“苏州与上海本就相亲相近，共同打造江南文化品牌，是苏州美术馆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切入口之一。”苏州美术馆馆长曹俊说。苏州美术馆很有积极性，曹俊向记者提及日前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的一段：推动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和群众文化场馆区域联动共享，实现城市阅读一卡通、公共文化服务一网通、公共文化联展一站通、公共文化培训一体化。

从沪苏双城美术交流互鉴入手，苏州美术馆将2019年定义为“江南主题年”。今年2月，苏州美术馆策划《江南意象——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大展》，先后在苏州美术馆和位于上海的海派美术馆举办；今年7月，该馆推出《三生记忆是江南——海上名家苏诗诗画作品特展》；8月，该馆与上海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初心——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上海书画名家特展》……刚刚开馆的苏州美术馆分馆，接下来将推出一批精品展览，包括“三生记忆是江南——上海书画名家特展”“图像江南老照片展”“初心·前行——上海书画名家特展”等。

若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美术馆则是城市文化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苏州美术馆连续跟踪三年的大数据分析显示，20至40岁的中青年观众占总参观人次的46%；以“江南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吸引的观众人次更占到总参观人次的57.3%。

在国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首席专家李国新看来，苏州美术馆选择在上海田子坊这样游人如织的地方开分馆，也是文旅融合、艺术普及的新探索。输出苏州文旅品牌，也是打造江南文化品牌的过程。这家分馆除展览之外，兼有旅游推广功能——将提供苏州各文化场馆的资讯，并打造江南文化IP，比如桃花坞木版年画等文创商品的开发及销售。

苏州美术馆主动“跑”出来了，其他长三角城市的博物馆、图书馆乃至音乐厅、大小剧院，会紧紧跟上吗？

## 一机可办三地事

### 示范区异地通办“无感漫游”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近日，由浙江省嘉善县牵头的长三角政务一体化“自助通办”有新成果。151台综合自助终端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区内布设、上线，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居民凭身份证可在自助终端办事。据介绍，此次上线的“自助通办”事项主要包括当前示范区三地市民、企业日常办理的高频事项、民生事项、常用证明。“减证便民”是突出特点，三地居民到任意一台自助终端上，无需填写表单，只凭一张身份证一分钟即可完成申请。

截至目前，有758项事项纳入“自助通办”范围，其中包括嘉善的171项事项、31类证明，吴江433项事项、9类证明，青浦114项事项。而除了青浦、吴江、嘉善三地事项外，自助终端也可办理上海市金山区、湖州市南浔区和嘉兴部分县市的政务服务事项。今年以来，青吴嘉三地政务服务部门将长三角政务服务“自助通办”作为实现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的突破口，打破区域数据壁垒，整合三地政务服务资源，合力破题示范区政务服务“自助通办”。

在硬件方面，嘉善、吴江政务服务自助终端相对统一，此次上线的终端吸取了上海“一网通办”的优势，功能更加完善。目前，示范区已布设统一的综合自助终端151台，年底前或将实现先行启动区全覆盖。另外，这些终端还采用了设计界面更清晰、操作更便捷、快捷的长三角“一网通办”统一终端服务界面，以推动实现跨区域政务服务的“无感漫游”。此前，位于上海虹桥世界中心的嘉善政务服务分中心作为示范区政务服务“自助通办”改革试点，引入两台示范区综合自助终端，已于今年10月15日先行启动示范区政务服务“自助通办”，率先实现“一机可办三地事”。未来，更多的“异地通办”将在长三角成为常态。

### 东有路障西有厂房：出行不便 又要整治又涉规划：打通不易

# 这条跨省路，该不该通怎么通



由于车城桥上路障的阻隔，花桥过来的车辆只能在西端桥头处改道向北，从兆丰路一路走至曹安公路，才能再向东进入上海。毛锦伟 摄

■本报记者 毛锦伟

上海市民辛先生家住青浦区白鹤镇时代名邸小区，上班在嘉定城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他的上下班通勤之路，必须穿越沪苏交界处的白鹤、花桥、安亭三镇。其中，白鹤、安亭属于上海，花桥属于江苏昆山。

不过，辛先生的跨省之路并不顺畅。从地图上看，他出门后，先得向南兜个圈，随后又向北绕了个大圈，之后才能一路向东。这两个圈绕得远不说，辛先生称，早晚高峰还特别堵。可有更方便的捷径？其实是有的，但前提是得将安亭境内的博园路、花桥境内的新东路、白鹤境内的白虬江路三段路打通。

为了这三段路的贯通，时代名邸的居民们呼吁已久。不过，行政边界的断头路是否都有打通的必要，个体的通行便捷性和整片区域的规划该如何平衡，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三段路既“通”又不通

从地理位置来看，博园路在东侧，新东路在中间，白虬江路在西侧，即江苏花桥区域在中间，东西两侧为上海的安亭和白鹤。这3段路目前处于怎样的情况？记者前往沪苏交界处实地探访，发现3条路实际都是“连通”的。

东侧，花桥与安亭以河道“顾浦”为界，顾浦上，一条长约三四十米、宽十余米的“车城桥”连通了两侧的新东路和博园路。记者在现场看到，车城桥的两端桥头处，均竖起了间隔1米的铁桩路障。西侧桥头处，除了根根路障外，还额外横着一根几乎与桥面等宽的铁杆子，再加上一个禁止机动车通行的圆形标志。原本连通的新东路和博园路，就此隔断。阻隔之下，花桥方向不少挂着“沪C”车牌的车辆，只能在近西端桥头处改道向北，从兆丰路一路走至曹安公路，才能再向东进入上海，这正是辛先生所说的“向北绕个大圈”。不过，路障间留有了够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宽度，记者赶到现场时正值近中午时分，桥上不少骑着电瓶车的送餐员和推着小车、拎着菜的居民来来往往。车城桥桥面水泥多处破损缺失，生活垃圾零星散落，桥面两端还各有一小段抗不平的土路，很不好走。路障隔起来的“车城桥”，似乎闲置了有些时日。

■打通大路固然重要，但反过来，这些支小马路是老百姓出行依赖的基础设施，也是对拥堵的主干道的有益补充。能否连通，是老百姓对一体化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感受

车城桥上的路障能否撤离、是否要撤离，一是有待于安亭镇评估确认桥体的安全性，二是更需要安亭和花桥对交界区域的交通规划做整体考虑，如何兼顾交界区域管理有序和通行能力提升

和东侧不一样，西侧新东路与白虬江路之间并无隔断；向西走约1公里长的新东路后，横在记者面前的是南北向的“外青松公路”。沿着外青松公路向北走一小段，再向西南折返走一段路，才能抵达位于白鹤镇境内的白虬江路。之所以要折腾这么一段，是因为花桥、白鹤交界处有一处厂房。辛先生告诉记者，若要实现白虬江路与新东路的直接连通，唯有将厂房迁走。

### 车城桥上为何设路障

对于居住在西侧白虬江路沿线的上海居民来说，上下班通勤势必向东穿过花桥。记者在现场观察，新东路上，来来往往的也大多为沪牌车辆。三段路目前各不相通，确实不方便，绕行也加剧了早晚高峰外青松公路和曹安公路的拥堵。厂区的客观条件所限，搬迁或许有待于整个地区的规划发展，难度略大。那么，东侧车城桥上人为设置的路障能拆除吗？

这得从车城桥上为什么要设置路障说起。今年10月，辛先生致电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呼吁拆除路障，恢复新东路和博园路的互通。记者在12345看到，“嘉定区国际汽车城公司”随后答复他，设置路障是因为车城桥已属于危桥，不具备通车条件。之所以由国际汽车城公司来答复，则是因为车城桥和东侧博园路区域属于规划中的“上海国际汽车城”区域。记者进一步从国际汽车城公司了解到，车城桥原是吕浦村农用机耕桥，建造于2000年前。2010年吕浦村动迁后，该桥一直处于无人看管、失修状态。2016年，花桥根据桥梁破损情况，率先于花桥侧安装了路障，禁止机动车通行。安亭侧路障

也于同期设置。

安全考虑是一方面。记者向新东路上岗亭内几位值守的保安打听路障一事，保安确认西侧路障为花桥所设，但设立路障的原因，却另有说法。据保安称，以前没拦的时候，新东路沿线经常会有车辆过来偷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尤其是高速桥下区域。加之新东路当时违建众多，致使环境异常脏乱，“拦起来更多是出于管理上的考虑”。在“昆山网络议事厅”网站上，记者也看到了类似的说法，在回答一位昆山市民的疑问时，“花桥经济开发区”称道路封闭是“环境整治要求”。

### 管理和方便能否兼顾

打通省界“断头公路”，一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升交通能级的重要内容。博园路和新东路都不算是主干道，但不足以影响全局。打通大路固然重要，但反过来，这些支小马路是老百姓出行依赖的基础设施，也是对拥堵的主干道的有益补充。能否连通，是老百姓对一体化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感受。同时，类似的省界“断头路”在长三角不在少数，一些区域已打通障碍：比如今年10月14日，横亘在上海金山塔岗村与浙江平湖杉青港村的两个路桩被连根拔起，恢复车辆通行。另据统计，这一年，仅上海与浙江平湖、嘉善之间的路桩已拆除20余处。

另一方面，自2018年下半年起，花桥镇对新东路沿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拆违行动，拆除违法建筑7.91万平方米，一改新东路脏乱差的旧貌。整治后，花桥镇加强了对新东路的日常管理，东西岗亭内24小时有人执勤。对于花桥镇来说，“环境整治要求”这一当初设障的初衷已不复存在。车城桥上的路障能否撤离、是否要撤离，一是有待于安亭镇评估确认桥体的安全性，二是更需要安亭和花桥对交界区域的交通规划做整体考虑，如何兼顾交界区域管理有序和通行能力提升。

记者就新东路和博园路的打通问题也采访了国际汽车城公司，对方向记者表示，将对车城桥的评估结果来决定是否恢复机动车的通行。另一方面，就白虬江路和新东路之间的厂房能否搬迁以实现两条路的连通，记者也采访了青浦区白鹤镇。据白鹤镇称，这一问题目前已委托由白鹤、花桥、安亭三镇共同成立的长三角办公室来进行调研并协商方案。

### 一体化示范区进行时

对于生活在示范区里的老人们而言，一体化从来不是个新概念

## 六十年前这校园 三地学子同攻书

■本报记者 于量

虽然80岁的老先生早就在微信上发来了定位，但是在苏州吴江区汾湖高新区(黎里镇)的芦墟古镇的老巷弄里，要找到张筋澜的住所，记者还是颇花了些工夫。最终，还是老人主动出门迎接，把记者引进小河边一条仅能容一人通过的窄巷里。张筋澜的老宅便位于弄堂深处。

简单寒暄两句后，这位吴江当地的藏书家把记者带到了书房。在堆满书籍的小屋里，老人从书架上翻出一个茶叶盒。打开盒子，是一个纸团。将纸团层层展开，翻出两枚校徽。虽然表面已经斑驳，但校徽上红色的校名清晰可辨，一枚写着“吴江县芦墟初级中学”，一枚写着“嘉善中学”。张筋澜说，这两个都是他的母校。隔着省界，分属浙江和江苏的嘉善县和吴江区，虽然如今和上海青浦区一起成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可早在张筋澜求学的上世纪50年代，就如此“不分你我”了？

对于生活在示范区里的老人们而言，一体化从来不是个新概念。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在这吴根越角，跨行政区域的民间交往似乎就如同水和空气，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上世纪50年代，张筋澜在本地小学毕业，站在如今“小升初”的门槛上，头一回感受到了一体化的便利。

张筋澜就读的，是当时的吴江分湖中学。由于办学务实，理念先进，分湖中学不仅在吴江当地，在周边的青浦、嘉善等地亦颇有口碑，深受学子们的青睐。据张筋澜回忆，1953年起，每年有青浦、嘉善的学生前来报考分湖中学，且数量逐年增加。到他那一届，青浦和嘉善籍的同学共有20余人。1956年，学校更名为吴江县芦墟初级中学，这便是张筋澜手中那枚校徽的来历。

不仅有青浦、嘉善的学生“考进来”，吴江的学生也有人“考出去”，嘉善中学和西塘的学校是当时的热门选择。1958年，初中毕业的张筋澜也选择了“考出去”，来到嘉善中学就读。虽然，当时从吴江到嘉善陆上交通不便，所幸在江南地区密布的水网里，总有船能把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当江苏人张筋澜去浙江求学，他也并没有太多“独在异乡为异客”的伤感，因为身边不少同学与他一样，同样来自苏州一带。其中，甚至还有当年从吴江芦墟考到嘉善西塘，又从西塘考到嘉善县城的同乡。

1958年，张筋澜和几位吴江老乡考入嘉善中学高中部，这位江苏人后来在浙江高中里还是个风云人物，当上了学生会的宣传部部长，兼任校刊《嘉善中学》主编。当时的学生会会长韩平良也值得一提，此君乃是上海松江枫泾人。小小学生会，也一体化了。

“跨省择校”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了。当下，对张筋澜而言，隔壁青浦和嘉善的距离依旧很近。

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芦墟当地山歌的保护和传承，长篇山歌《五姑娘》便是由他参与搜集整理出来的。而在嘉善，当地的田歌里也有一首《五姑娘》，并被改编成了音乐剧。说来也巧，这部音乐剧的主要创作者之一，嘉善西塘当地的化学家韩金梅，是张筋澜在嘉善中学的“学弟”。

曾经的老同学们，如今都在为保护民间的山野田歌而奔走，不失为一段佳话。张筋澜和韩金梅已是近60年的交情了。如今除了同学之情，更有同行同业的英雄相惜：“我们是互相捧场，共同进步。”

“我们这里叫山歌，金梅他们西塘那里叫田歌，到了青浦又叫田山歌。音乐，是流动的嘛，这就是串起我们这几个地方的共同语言。”张筋澜说。